野趣

待花开，等花落

木　蓝

莲姐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木棉花的照片，藤编篮筐里盛满火红的花朵。她说，去年在我家尝过的那道腊肉炒木棉花，滋味至今难忘，今春一定要学做这道菜。原来又到了拾花时节。

家住岭南的人大多喜爱木棉花，赏花、拾花、食花，早已成了春日里的生活美学，我也浸润其中。每年木棉花开时，我途经树下总要驻足，仰首看枝头的花团簇拥，听鸟雀啁啾，再俯身拾起满地春痕。

木棉树长得挺拔，又属于速生树种，及至开花时往往已逾十米。朱红、橘黄的花朵栖在云梢，总教人望枝兴叹。唯有等花落，方得窥其全貌。花虽落了，鸟雀却偏爱在枝头上跳跃。我把手机、相机的镜头焦距拉至最近，拍出来的照片，还是花朦胧鸟朦胧，心有不甘，便添置了拍鸟相机。阳光灿烂的时候，这台相机拍视频的清晰度尚可，虽比不上专业拍鸟的相机，却也可以拍到枝头上木棉花的千姿百态了。如果幸运的话，遇见鸟儿在较低的花枝吸食木棉花蜜，灵动的尾羽也可清晰落入镜头。配着黎族民歌《木棉花之恋》剪视频时，旋律里流淌着故事，那句“想起我们手牵手，一起收揽木棉花”的歌词，让我恍然看见山间木棉树下拾花的少年身影。只可惜视频里尽是枝头风物，我把树下的拾花人遗落了。

市区里木棉树不少，晴好天气常见游人在木棉树下徘徊，大多是在等待花落的人。木棉花热烈开放的时间不过半个月，错过了就要等明年的春天了。周末的时候，一些市民携孩子来到木棉树下，铺开野餐垫静候花落。忽闻“啪嗒”脆响，大人们便跃起追逐坠花，像是赴一场春天的约会。若被花朵砸在身上，更是兴奋欢呼。北方“候鸟老人”尤爱拾花煮水泡脚，去年在北部湾海洋文化公园遇到一对老夫妻，他们提着一篮木棉花正准备离去。当我问他们准备用木棉花泡茶还是做菜时，老太太一脸惊诧：“能吃？”我告诉他们，新鲜的木棉花芯可以焯水后凉拌，花瓣在阴干或低温烘干后，可以与猪瘦肉、红枣、陈皮一起煮木棉疏春汤。老太太听罢，很感兴趣，让我告知详细做法后，才高兴地携花而去。

岭南人对木棉树的情结，或许早已刻在基因里。木棉树是岭南的原生植物，在岭南地区种植超过1000年，岭南先民很早便懂得木棉树的价值，他们以花入药，配以鸡蛋花、金银花制成祛湿的“三花茶”。用木棉的花序和棉絮做填充物，可制作棉衣和枕芯。同事曾与我说起母亲收集木棉絮为他缝制过一件小棉衣，轻柔保暖。我想那件棉衣里的每朵棉絮，都裹着沉甸甸的母爱吧。前年初夏，我目睹孩童追逐棉絮的童趣情景，那随风漫舞的白絮像极了蒲公英。那年我便网购木棉絮缝枕，针脚里缠进的不只是柔软，还有岭南特有的春日温度。

木棉树的生长规律独特，蕴含自然的智慧。叶落将尽时，枝头已悄然萌发橄榄绿略带紫红的花蕾，与树枝色彩相近，隐于高处。待得花朵盛开，仿佛一夜之间红遍枝头。当在雾雨中抬眼看到一树红花，便知阳春三月已至。木棉树总在寂静处酝酿惊喜，就像一直默默积蓄力量的人。在花朵快落完时，新叶已悄然吐翠，与此同时，紫红或灰白的蒴果正在悄悄地孕育着一颗会飞翔的种子。约莫一个月后，茂盛的绿叶间便挂满了锤形蒴果。蝉鸣初起的暮春时节，蒴果裂开，棉絮便随风飞舞，裹着一颗黑色的籽粒，去寻找适合的土壤。

刚下过一场雨的早上，我路过图书馆，看见几棵木棉树下，落花已织就绯色地毯，倒增加了几分浪漫。木棉花从十米高处坠落，橙红花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姿态，不曾揉碎半分艳色。木棉花的花萼硬朗，托着柔润的花瓣，分明是娇花的模样，却生出了铠甲的气魄，刚柔并济的美令人屏息。

光影流年

在书店变老

李　磊

三十多年前的书店里，书摆在柜台后方的书架上，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售卖。买书跟到百货店里买饼干差不多，往往不给“先尝后买”。想看哪本书，便请工作人员把书拿下来，放在柜台上翻看。如果你看了一两本，不买还能说得过去，如果看四五本还不买，就要挨人家白眼了。那时，我想出来一个办法：先在图书馆选好了书，再到书店买。到书店后，也不是直奔那本书，而是要了几本书一起翻看，最后装模作样地挑出想买的那一本。

当年，我特别羡慕书店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那时为数不多可以免费看书的人。这就跟自家开冷饮店一样，想吃哪种口味的冰棒，都能最先品尝。寻常人要看书就不同了，要么到书店买，要么到图书馆借。后来，书店改成了图书超市，可以“先尝后买”了。每天书店开门前，便有学生在排队等候。那几年，在书店看书的人多，买书的人也多，收银台前打小票的针式打印机，一直响个不停。

最初，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文学书籍，整个书店，与文学有关的书，要占百分之六七十，可见，当年大家对文学有多么热爱。后来，电脑类的书籍开始增多，装电脑的、修电脑的，以及五花八门的软件书籍，把书架子撑得满满当当的。显而易见，学电脑是当时的紧要任务。接下来，就是养生和健身类的，什么“把吃出来的毛病吃回去”“健与美”等，那时人们开始关注健康与美的问题了。

书店的布局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不知从哪年起，书店的大部分空间，被各类教辅材料占据了。从小孩的看图识物，到成人考研、考公、考各类资格证的数不胜数。其中，初中、高中教辅类图书的数量最多，而文学类书籍所占空间，可能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了。这要放在三十年前，借书店老板几个胆，也不敢这么做。

如今，我经常带幼子到书店看书。我给他推荐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书，之后，默不作声地站在旁边，观察他的表情，看那些感动过我的字句，能不能同样感动他。当孩子捧起书本时，我如同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我们看得多，买的少，因此，我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感觉像吃了人家的东西，没有给人钱似的，所以隔三差五也买几本，以缓解心中的愧疚。

我们经常去的这家书店的收银员，跟我的年龄差不多，认识她多年了。她头上也起了白发。买书的和卖书的都不知不觉老了。真的应该感谢她，感谢她这么多年来无声的陪伴，更要感谢她卖给我的那些书，抚平了我生活里的焦虑与伤痛。

百姓人家

外婆的“流动菜园”

虞丽苹

外婆动过大手术后，妈妈和阿姨们便严禁她下田劳作了，怕她万一脚力不健摔倒在田里或掉进田边的小河，那就太可怕了！但在田里操劳了一辈子的外婆很不甘心，也很不开心。她先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嘀咕，埋怨儿女们剥夺了她种菜的权利，后又从屋子的角落里摸出锄头、耙头等翻来覆去地看，边看边叹气。其实，阿姨们也在背后偷偷叹气：唉，不让她下田好像挺残忍的，但，又能怎么办……

不想，有一天清晨，趁大家还没睡醒，外婆把院子里没浇筑水泥的地方都翻了土，又在大家还没完全回过神来之前撒上了种子，还淋了水。最后，她拄着锄头望着自己刚开垦出来的“农田”出了好大一会神。当然，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外婆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收罗了一堆泡沫箱、大小不一的破瓦缸和破瓮等，并要求阿姨、舅舅从河对岸的田里不断运泥土回来。她道出了她的“宏伟计划”——在院子里搞一个菜园子。大家愣了半晌后，只得苦笑着配合，毕竟，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办法。

外婆于是不发牢骚，也不唉声叹气了，每天睁开眼就拿起小铁铲等直奔院子。她坐在小竹椅上，把运来的田泥一一填进那些四四方方的泡沫箱和形状各异的缸坛瓮罐，有时嫌泥缺一些，还拎起铅桶一声不吭地在自家房屋旁或邻居家周围搜寻，总有一些散发着花香和草气的泥土被她装进桶里带回来。

播下种子或植上菜苗后，外婆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都在院子里转悠——瞧瞧种子有没有破土而出，菜苗是否精神，松松土，浇浇水，有时还要小心翼翼地把泡沫箱和缸坛瓮罐移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因为阳光会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落到院子的不同位置，所以，外婆有时一天内会搬动数次。有一次，突然下暴雨，外婆胡乱套了件雨衣就冲进雨里，把一个长满了小嫩苗的泡沫箱奋力往屋檐下推，边推边拼着劲喊大伙赶紧帮忙，她怕暴雨把菜苗毁坏了！于是，阿姨和邻居只好合力将她的那些命根子一一转移到屋檐下躲雨。外婆被大雨淋得够呛，可她顾不上擦干头发换掉湿衣服，非要一个个坛子、缸子细细看过，确定苗儿们无大碍才舒了口气。雨过之后，她又一一搬到原位。根据蔬菜喜阴或喜阳的习性，外婆还会时不时给它们调一下位置。我们跟外婆开玩笑：“您这菜园子真是好啊，可以随时流动呢！”

二阿姨说外婆实在固执，她从市场上买的肥料外婆看都不看一眼，非得自己积。随着菜苗越来越茁壮，外婆会给它们分类、移栽。有的幼苗需要从集体生活过渡到单独生活，“房间”不够，外婆便将家里的饼干箱和脸盆都拿出来种菜。像南瓜、冬瓜这些不适合盆栽的，则移植到院子的“农田”里。南瓜被她特意安排在围墙边，以便藤蔓可以在单调的院墙上相互纠缠交叠，逐渐葳蕤。大的泡沫箱里种上西红柿，外婆熟练地将细细的三根竹棍子插入箱边的土壤，并用粗棉线在西红柿主杆上绕一圈后再绕到棍子上作为支撑。水灵灵的油菜挨挨挤挤地凑在破缸里，绿意盎然。葱和大蒜在一只破脸盆里和平共处。蒿菜、雪里蕻、韭菜、菠菜、青椒等在各自的“房间”里均长势良好，“流动菜园”呈现一派繁盛景象。

“农忙”时，外婆在院子里侍弄她的“流动菜园”，忙碌着，愉悦着。“农闲”时，外婆在院子里守着她的“流动菜园”——她从这边看过去，又从那边看过来，站着看，蹲着看，脸上的每一条皱褶都飞扬着满足。

外婆的院子是半开放式的，经常有住在附近的人要经过院子到河边洗东西或去河对岸的菜地，缸坛瓮罐盆加泡沫箱组成的“流动菜园”总会吸引他们驻足、赞叹：“菜种得真好啊！”而外婆就会热情地问人家：“家里缺什么菜？割一些过去吧！”外婆还特意多种了葱和蒜，方便大家随时取用。每逢左邻右舍说起他们都是外婆“流动菜园”的受益者时，外婆笑得很自豪：“种的菜当然是大家一起吃才好嘛！”

倒影中的天籁之美

黄家智

曲樟位于合浦县东北部，远离城市的纷杂和喧嚣，保留了大自然的纯洁和宁静。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暮春时节，本人有幸参加曲樟“小洱海”旅游文学笔会，跟随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建功等一众文学大咖，亲身体验了六湖水库倒影中的天籁之美。

上午10时许，游船离开码头，缓缓向湖水深处驶去，美景让安静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这个时候，薄雾渐褪，阳光隐约，沉睡在群山怀抱中的“小洱海”仿佛苏醒过来了。它那宛如巨大天镜的湖面，尽情地收纳着世间万物的倒影，书写着倒影世界的美丽传奇。

远方的群山连绵起伏，郁郁葱葱，气势恢宏，犹如湖水的忠实卫士。它们的身姿倒映在湖水之中，虚实共生，浑然一体，分不清哪是实体，哪是幻影，蔚为壮观，令人赞叹不已。再仔细观察，那山峰的轮廓在水中微微荡漾，随着湖水的清波来回摇曳，仿佛是一幅流动的水彩画。

湖畔的小山上种满芒果、荔枝、龙眼和杨梅等果树，现在正是花开飘香的时节。一棵棵花团锦簇的树木，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的身影落入湖水，犹如湖底生长起来的奇异森林，树叶交错，色斑闪烁，充满着神秘的气息。偶尔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湖面上飞翔，叽叽喳喳，嬉戏打闹，它们的身影也融入倒影的世界，带来无穷的生机。

船在湖中行，云在水中飘。天空中悠然飘荡的云朵，变换着姿态，倒映在游船的两侧，时而像棉花糖般蓬松，时而像轻纱般飘逸，让人产生一种船在空中走的错觉。船尾泛起的汩汩清流，撩拨着水中的朵朵云彩，与红蓝相间的船影相映生辉。

不知不觉中，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璋嘉村出现在游船的正前方。村子的小码头、房屋、街道、行人慢慢映照到湖水里，随着波纹轻轻摇晃。恰好有一群鸭子从岸上冲到湖里戏水，溅起朵朵浪花，它们的翻腾的身影在碧绿的水中，你追我赶，妙趣横生。

“小洱海”的倒影真美，如梦如幻，催人遐想，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

那时候，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多次到曲樟乡卫生院。那时的卫生院房舍简陋，设备落后，人员也短缺，院边水库的堤岸年久失修，场景至今难忘。现如今，不但水库堤岸得到了彻底的整治，库区更是山披绿，水清澈，秀美的环境，吸引着热爱自然的八方游客，被游客誉为“小洱海”，也早已成了本地的旅游热点。因多年前经常来的原因，我对这个地方爱得深沉，再次到曲樟，我的心情，借用李清照的诗句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踏游记

重游六湖水库

海　夫

认识陈建功老师是我的幸运。十年前，建功老师通过中华文化基金会，向我生命源头的那个小村子浦北县北河坡村捐赠了五万元图书，让北河坡村的文化中心有了大批图书，村民有了阅读的机会，也营造了小山村的文化氛围，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大学。那年，建功老师率团来捐赠图书的地点就是合浦县曲樟乡政府。因此，前些天接到邀请陪同建功老师一起去参加“曲樟‘小洱海’文学笔会”，我欣然前往。

在北海集中前往曲樟的中巴车上，我又见到了建功老师，他笔下流淌出的千万文字宛如化成了满头银丝闪烁，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脸上挂着亲和的笑容，让人倍感亲切。

汽车行驶约一小时下了高速，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近来文旅网红打卡点，被游客称为“小洱海”的曲樟乡六湖水库。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得人心，六湖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水库其中一段沿湖公路得予拓宽修建完成，使更多的游客得以深入库区领略其美，因其山水景色酷似云贵高原的洱海，故被称为“小洱海”。

我几个月前刚游览了洱海，“下关风吹上关花，洱海月照苍山雪”，洱海被称为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一颗绿宝石，闻名世界。今天来到大廉山怀抱的“小洱海”，虽然有似曾相识之感，但更喜欢其不同的小巧玲珑，满目清秀，犹如深闺少女，含情脉脉。

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坐上小船从井村码头驶向璋嘉村。小船在平静的湖面上划出一条水纹，微波荡漾，湖水碧绿，远山青翠。湖边的山顶上点缀着现代的风车，两岸小山上种满岭南佳果荔枝，枝头开满小花，有阵阵清香飘来。可以想象，两个月后，漫山荔枝红，那该是何等美景。

站在船头，微风撩拨脸庞，令人心旷神怡。“小洱海”就像一颗祖母绿，横亘在大廉山的怀抱，而这不是神工鬼斧的创造，而是20世纪50年代，这片土地的人民用汗水创造的伟大奇迹。当时，许多当地的百姓为了建设这个水库，造福更多的人，纷纷搬离故土，告别世代繁衍的土地。

半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璋嘉村。

跟随建功老师及众多文人、学者，参观了爱国将领陈铭枢展览馆、客家围屋、陈家祠堂等处。参观过程中，我们还知道，大廉山地区也是红色根据地，发生过许多动人的事迹，留下众多历史遗存。这些历史遗存赋予了“小洱海”这个文旅项目厚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曲樟乡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建功、廖德全、顾文等有识之士，围绕“小洱海”旅游文化项目的建设，从历史、旅游、环保、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纷纷建言献策。他们的发言体现了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对“小洱海”这个文旅项目充满信心。我被老师们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激动之中，我朗诵了艾青的名诗《我爱这土地》以示心情：“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返回北海的大巴上，我还沉浸在对小洱海的眷恋与思念中。我相信云贵高原上洱海的今天，就是曲樟乡“小洱海”的明天。